

明

紀

冊四



明紀卷第八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卹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成祖紀一

起永樂元年癸未訖永樂六年戊子凡六年

成祖啓天宏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建文四年六月乙丑入京師編修楊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乃命先謁陵還駐龍江命諸將守城及皇城下令撫安軍民遣兵護故周王櫨齊王榑二王猝不知所以大怖伏地哭已知之乃大喜是日文臣迎附知名者榮及尚書茹瑞侍中劉雋侍郎蹇義古朴劉季篪少卿薛嵒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吳溥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濬郎中方賓員外郎宋禮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胡儼等靖尋復故名曰廣瑞首叩頭勸進丙寅諸王羣臣表繼上己巳謁孝陵羣臣備法駕

奉寶璽迎呼萬歲遂升輦至奉天殿卽位瑞入賀迎謂曰瑞吾今日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瑞曰陛下應天順人何謂得罪乃大說復周王櫺齊王博爵庚午命五府六部一應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舊制仍以洪武紀年帝以葬建文皇帝問王景景言宜用天子禮從之時梅殷尙擁兵淮上帝迫公主鬻血爲書報殷殷得書慟哭乃還京感庸以餘衆降命守淮安丁丑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窮治奸黨惟尙書王鈍鄭賜侍郎黃福以先自歸獲免又以茹瑞言並宥尙書張紈尹昌隆當惠帝末嘗上言北來奏章動引周公輔成王爲詞不若罷兵許其入朝設有蹉跌便舉位讓之及將刑大言自明亦貸死命傳世子於北平戊寅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園仍稱懿文太子孝康皇后常氏復稱敬懿皇太子妃皇太后呂氏改稱皇嫂懿文太子妃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配詔山東北平河南被兵州縣復徭役三年未被兵者與鳳陽淮

安徐滁揚三州蠲租一年餘天下州縣悉蠲今年田租之半 癸未  
召陳瑛爲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盡復建文朝廢斥者官瑛天性殘忍  
受帝寵任益務深刻以搏擊爲能甫治事卽言陛下應天順人萬姓  
率服而廷臣有不順命效死建文者如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王  
良顏伯瑋等其心與叛逆無異請追戮之帝曰朕誅奸臣不過齊黃  
數輩後二十九人中如張紈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  
汝所言有不與此數者其勿問已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錄觀  
叔英等家疏族外親莫不連染胡閨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  
兩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等爲無  
名於是諸忠臣無遺種矣 帝知人不附己欲以威讐天下特任紀  
綱爲錦衣衛指揮使令典親軍司詔獄綱覲帝指廣布校尉曰摘臣  
民陰事深文巧詆帝以爲忠親之若肺腑 吏部言建文中中外大  
小衙門有創革陞降者官員額數有增減者及所更改文武散官並

宜遵復舊制帝曰前人創制皆有深意無弊速改此其所以敗亡也  
甲申復官制初官制將變吏部小吏張祖言於尚書張紈曰高皇帝  
立法創制規模甚遠今更之未必勝徒滋人口願公力持之紈不能  
用然心知祖賢奏爲京衛知事及是帝臨朝而歎追咎建文時改官  
制者命紈及戶部尚書王鈍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紈懼自經於  
吏部後堂妻子投池中死屬吏無敢視者唯祖經紀其喪癸巳改  
封吳王允熥廣澤王居漳州衡王允熒懷恩王居建昌徐王允熙敷  
惠王隨呂妃居懿文太子陵園癸卯吳高督河南陝西兵備撫安  
軍民甲辰尚書嚴震直王鈍府尹薛正言等巡視山西山東河南  
陝西解縉之降也擢侍讀命與黃淮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  
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八月壬子改淮編修與縉入直文淵  
閣尋改楊士奇編修金幼孜胡儼檢討與侍讀胡廣修撰楊榮同入  
直預機務翰林官入內閣預機務自此始帝出建文時封事千餘

通令諸翰林遍閱事涉兵農錢穀者留之諸言語干犯及他一切皆  
焚毀因從容問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李貫獨頓首曰臣貫未嘗  
有也帝曰爾以無爲美耶食其祿者任其事當國家危急官近侍獨  
無一言可乎朕特惡夫誘建文壞祖法亂政者耳 楊榮於同直七

人中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召七人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  
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  
帝謂榮曰何料之審也 執兵部尚書鐵鉉至不屈殺之敕盛庸曰  
比以山東未定命卿鎮守淮安今鐵鉉就獲諸郡悉平朕念山東久  
困兵革憊於轉輸卿宜輯兵養民以稱朕意 劉真鎮遼東 丁巳  
分遣御史察天下利弊 戊午何福爲征虜將軍鎮寧夏節制陝西  
行都司韓觀練兵江西節制廣東福建福至鎮宣布德意招徠遠人  
塞外諸部降者相踵邊陲無事因請置驛屯田積穀定賞罰爲經久  
計 甲子沐晟鎮雲南 九月甲申論靖難功封邱福淇國公朱能

成國公張武成陽侯陳珪泰寧侯鄭亨武安侯孟善保定侯火真同  
安侯顧成鎮遠侯王忠靖安侯王聰武城侯徐忠永康侯張信隆平  
侯李遠安平侯郭亮成安侯房寬思恩侯徐祥興安伯徐理武康伯  
李濬襄城伯張王子輔信安伯唐雲新昌伯譚淵子忠新寧伯孫巖  
應城伯房勝富昌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劉才廣恩伯論款附  
功封駙馬都尉王寧永春侯茹瑞忠誠伯王佐順昌伯陳瑄平江伯  
又追封張玉榮國公陳亨涇國公譚淵崇安侯王真金鄉侯徐增壽  
陽武侯加李景隆特進左柱國以道衍爲僧錄司左善世金忠爲工  
部侍郎帝德信甚呼爲恩張欲納其女爲妃固辭以此益見重凡察  
藩王動靜諸密事皆命之 甲午定功臣死罪減祿例 乙未徙山  
西民無田者實北平賜之鈔復五年 嘉陵盜起遣行人許子謨齋  
敕招諭而令韓觀將兵繼其後觀未至賊已就撫乃命爲征南將軍  
鎮廣西賜璽書曰蠻民易叛難服殺愈多愈不治卿往鎮務綏懷之

毋專殺僇 夏原吉以採訪使駐蘄州或執以獻帝釋之是月以塞  
義爲吏部尙書原吉爲戶部尙書時方務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  
罷之義從容言曰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  
未悉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帝稱善從其言時又命原吉等定賦  
役諸制原吉建白三十餘事皆簡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難繼者且重  
困民吾不忍也 敕遼王植曰第以遼地荒遠經涉海洋固請改國  
荊州且以廣寧重鎮就留三護衛於彼以益邊防欲於荊州別給一  
衛備使令言之再三却而復至勉從所請建國荊州仍舊封號 冬  
十月壬申徙封谷王橞於長沙增歲祿二千石賜樂七奏衛士三百  
賚予甚厚 丁巳朱寧等入粟免死遣戍 帝以建文中所修太祖  
實錄爲失實己未命右通政李至剛鎮江知府劉辰平度知州鄒濟  
陽春知縣梁潛等重修之解縉等爲總裁李景隆茹瑞監修 丙寅  
顧成鎮貴州 甲戌詔從征將士掠民子女者還其家 定北平守

城功賞以歲月久近爲第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爲上洪武十三年至三十五年次之洪武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又次之  
十一月壬辰立妃徐氏爲皇后后嘗言南北累年戰鬪兵民疲敝宜與休息又言當世賢才皆高皇帝所遺陛下不宜以新舊間又言帝堯施仁自親始一日問陛下誰與圖治者帝曰六卿理政務翰林職論思后因請悉召見其命婦帝召解縉等曰爾七人朝夕左右朕嘉爾勤慎時言之宮中恆情慎初易保終難願共勉焉因命七人命婦朝後於柔儀殿后賜冠服鈔幣諭曰婦之事夫奚止饋食衣服而已必有助焉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曰夕侍上惟以生民爲念汝曹勉之召廣澤王允熥懷恩王允煙還廢爲庶人錮鳳陽惠帝少子文圭年始二歲亦幽中都廣安宮號爲建庶人  
十二月癸丑蠲被兵州縣明年夏稅

永樂元年春正月己卯朔御奉天殿受朝賀宴羣臣及屬國使帝以

立春日賜解縉等金綺衣與尙書埒縉等入謝帝曰代言之司機密  
所繫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尙書下也 乙酉享太廟 辛卯大祀  
天地於南郊 復周王櫨齊王博代王桂岷王梗舊封櫨請誅有燭  
帝不許徙之大理 以北平爲北京仍命世子居守 癸巳孟善鎮  
遼東 宋晟自甘肅入朝丁酉拜平羌將軍遣還鎮 二月庚戌設  
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國子監改北平府曰順天府罷北平  
布政司及都指揮使司以平安爲行後府都督僉事郭資雒僉並爲  
行部尚書 乙卯遣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民瘼巡按之設自此  
始 寧王權之被誘也時時爲帝草檄帝謂權事成當中分天下及  
是權乞改南土請蘇州曰畿內也請錢塘曰皇考以子五弟竟不果  
建文無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寧重慶荊州東昌皆善地惟弟擇  
焉權乃請南昌許之己未遣之國賜鈔萬錠製詩送之命卽布政司  
爲邸領畝規制無所改已而有告權巫蠱誹謗者密探無驗得已權

自是日韜晦構精廬一區鼓琴讀書其間終帝世得無恙 賦書鬼力赤可汗賜以銀幣并及其知院阿魯台丞相馬兒哈咱等許其遣使通好 癸亥耕耤田 帝聞烏思藏僧尙師哈立麻有道術善幻化欲致一見因通迤西諸番乙丑遣司禮少監侯顯齋書幣往徵之選壯士健馬護行未幾又遣內官監李興使暹羅馬彬使瓜哇蘇門答刺諸國尹慶使滿刺加柯枝諸國於是中官銜命異域者紛紛四出矣 乙巳振北京六府饑 辛未命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 壬申瘞戰地暴骨 甲戌高陽王高煦備邊開平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衛於永平右衛於遵化而墟其地 沐晟奏雲南蠻甸地近麓川潞江在永昌騰越間爲官道咽喉及者樂甸地方俱地廣人稠請各設長官司分治從之 三月庚辰召吳高鎮守大同 壬子復以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徙之保定調營州五屯衛於順義薊州平谷香河三河悉以大寧地界兀良哈自是洪武中所築諸城盡廢北邊

失一重鎮遼東與宣大聲援隔絕矣 北方軍儲不足戊子命陳瑄  
及都督僉事宣信充總兵官帥舟師由海道運糧四十九萬石饟遼  
東北京遂建百萬倉於直沽城天津衛先是漕舟行海上島人畏漕  
卒多閉匿瑄招令互市平其直人交便之運舟還會倭寇沙門島瑄  
追擊至金州白山島焚其舟殆盡 甲午振直隸北京山東河南饑

夏四月丁未朔黎季犛遣使上表稱權理安南國事胡奄言高皇

帝時國王日煃率先輸誠不幸早亡後嗣絕臣陳氏甥爲衆所推權  
理國事於今四年望天恩賜封爵臣有死無二事下禮部部臣疑之  
請遣官廉訪乃命行人楊渤等齎敕諭其陪臣父老凡陳氏繼嗣之  
有無胡奄推戴之誠僞具以實聞 蘇州松江嘉興湖州數郡連年

大水有司治不效己酉命夏原吉往治之尋命侍郎李文郁爲之副  
復使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書賜原吉因留督浙西農政華亭諸  
生葉宗人上疏請濬范家港令赴原吉所自效原吉言浙西諸郡蘇

松最居下流嘉湖常頗高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湖宣歙溪澗之水散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漲溢害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淞諸浦按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常疏之然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下界浦百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海南倉浦口百三十餘里潮汐淤壅已成平陸灘沙游泥難以施工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與常熟白茆港皆廣川急流徑行入海宜疏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遏塞難濬旁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徑達海宜濬深闊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旣通乃相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預修圩岸以防暴流則水患可息帝命發民丁開濬原吉役夫十餘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忍獨適士吉至湖州有逋糧六十萬石同

事者欲減其數以聞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爲也具以實奏悉得免

岷王楩益恣沐晟稍持之楩怒譖晟辛未賜書諭楩降其官屬而召戒晟 甲戌李濬鎮江西 五月丁丑除天下荒田未墾者額稅癸未宥死罪以下遞減一等 帝慮功臣封有遺闕令邱福等議福等言都督僉事李彬功不在房寬下陳亨子懋王真子通俱未襲爵陳賢張興陳志王友功與劉才等丁亥封駙馬都尉袁容廣平侯李讓富陽侯彬豐城侯懋寧陽伯通武義伯友清遠伯賢榮昌伯興安鄉伯志遂安伯容讓皆帝婿也 庚寅捕山東蝗 河南蝗有司匿不以聞戶部尙書郁新劾之命逮治 代王桂之復國也頃之帝賜之璽書曰聞弟縱戮取財國人甚苦告者數矣且王獨不記建文時耶尋命有司自今王府不得擅役軍民斂財物聽者治之已復有告桂不軌者賜敕列其三十二罪召入朝不至再召至中途六月壬子遣還革其三護衛 癸丑遣給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撫安軍民有

司奸貪者逮治 丁巳改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謚 戊辰鄭亨充總  
兵官帥王聰李遠鎮宣府亨相度形便自宣府至萬全懷來每數堡  
相距中擇一堡可容數堡士馬者爲高城深池浚井蓄水謹瞭望寇  
至夜舉火晝鳴礮併力堅守規畫周詳後莫能易 秋七月庚寅復  
貽書鬼力赤時鬼力赤與瓦刺相仇殺數往來塞下敕邊將各嚴兵  
備之 帝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  
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嘗觀韻府回溪二  
書紀載太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百家備輯爲一書毋  
厭浩繁 八月己巳發流罪以下墾北京田 甲戌徙直隸蘇州等  
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實北京 九月癸未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  
東被兵窮民 時盛庸已致仕千戶王欽訐其罪狀立進欽指揮同  
知於是左都御史陳瑛劾庸怨望有異圖乙未奪庸歷城侯爵庸自  
殺 岷王梗益沈湎廢禮擅收有司印信殺戮吏民帝怒奪冊寶尋

以梗建文中久囚繫復予之削其護衛 日本入貢禮部尙書李至剛奏故事番使入中國不得私攜兵器鬻民宜敕所司覈其船諸犯禁者悉籍送京師帝曰外夷修貢履險蹈危有所齎以助資斧豈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準時直市之毋阻其向化心 西洋瑣里刺泥諸國來貢因攜胡椒與民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徵稅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遠人慕義來乃取其貨所得幾何虧損國體多矣其勿徵 帝以各衛韃靼人多同名宜賜姓以別兵部尙書劉備請如洪武中故事編置勘合給賜姓氏從之 冬十一月乙亥朔頒曆於朝鮮諸國著爲令 壬辰罷遣浚河民夫召夏原吉等還 甲午北京地震 乙未帝御奉天門命六科辦事官言事因顧解縉等曰王魏之風世不多有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 廣西羣蠻復叛帝遣員外郎李宗輔齋敕招之韓觀大陳兵示將發狀而遣使與宗輔俱桂林蠻復業者六千家惟思恩蠻未